

9 蕉風

丙申元宵閩都劉漁沂寫



林

煙

溪沽酒

壬辰漁漁寫



沂源劉

(畫國)酒沽溪煙

蕉風訂閱單

訂閱人姓名 (中文) :

地址 (中文) :

(英文) :

訂閱期數： 自第.....期至第.....期

訂費： 叻幣.....元.....角正

注意： 1 · 本刊訂費：半年 (十二期) 叻幣二元二角 (郵費在內)
：全年 (廿四期) 叻幣四元三角

2 · 訂閱辦法：填明此單，並附足夠訂費一併寄交
蕉風出版社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或 P. O. Box 2034, Singapore 即可。

還我的孩子來

白雲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奇異的地區。那地區和任何國家一樣，有各式各樣的事物，有各色各形的人種，有五花八門的政府組織，更有富饒的土地。但是，土地不屬人民所有，

人民也無法在那一塊土地上生根；政府不屬人民所有，人民却應該向這一個政府盡一切的義務。更奇異的是那地區有許多不可思議的法律，可以使好人的生活獲得保障，也可以保護壞人為非作歹。據說法律須情、理、法兼顧；可是那一地區的奇異法律却處處是違情背理。又據說法律是現實社會特質、道德、觀念、政治制度、傳統習尚的結晶，可是那地區的奇異法律却是另一個國家的法律的翻版，於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層出不窮，悲歡離合的事情也司空見慣。

那個奇異的地區究竟在那裡呢？讀者諸君用不着細問，暫且假定它叫做H埠吧！
黃有財在H埠是一位頗為殷實的中年商人，可也是

頗有聲望地位的社會領袖。英雄不問出身低，戰前他才祇不過是一位小商人，靠着刻苦經營來奉養雙親和妻兒弟妹。戰爭期中他回到自己的祖國去，勝利之後却帶了一位「抗戰夫人」包維賢小姐回來。

這一位抗戰夫人是個會受高深教育的智識份子，而且名門望族的大家閨秀。他們在祖國結婚的時候，她並不知道有財是「使君有婦」，更想不到她會從冰天雪地的北國到沒有春天的奇異地區來，淪為一個庸俗市儈的姨太太。雖然，在那一個奇異地區的婦女得勢當權的大多數是姨太太，可是在她却始終認為是一種無可忍受的恥辱。於是在最初幾年中她天和有財吵鬧，她就在這一連串的吵鬧歲月中，她卻連續生上一男一女；孩子是她唯一的安慰，也是她唯一的希望，於是她忍辱含垢地熬下去。在孩子的歡樂聲中，雖能使她漸漸忘記了做姨太太的恥辱，可是她和有財的感情却非常冷淡，在祖國初婚時那一段恩恩愛愛的甜蜜歲月，祇像做了一場春夢，那一場春夢早已破滅了。所以在那一個陌生的，無法生根甚且是無可眷戀的沒有春天的奇異地區，她祇是爲了孩子們而生活下去。

就在這幾年中，黃家發生了一些小變故。

有財的大太太病故，繼賢成爲他唯一合法的配偶，這在繼賢的心理上，固然是莫大的安慰，可是在社會人士的心目中，她依然還是一個永遠得不到正當名份的姨太太。

有財的雙親對這一位語言不通，生活習慣格格不入的媳婦也永遠存着一道情感的鴻溝。

有財的弟弟有意討了媳婦，他在有財店裡工作，家庭費用還是由有財負擔。

孩子們也都長大了，大女兒燕娜在華校讀四年級，小兒子明倫也進英校讀二號位了。

她自己難堪寂寞無聊，便也在一間教會辦的女學校裏教書。雖然，這幾年來有財的生意一天天發達，財富一天天增加，地位也一天天顯耀起來，既不需要她找職業來幫助維持家用，更不願意她貶低僑領太太的身份，做個窮教員，可是她堅持要自食其力。事實上，只有忙碌的工作，才能讓她打發那一連串難堪寂寞的歲月，也只有忙碌的工作，才能使她暫時忘掉羞耻的姨太太身份。

可是他們夫婦的情感却越來越生疏，家庭也談不上溫暖。白天「各奔前程」，晚上她忙着改學生作業，有財忙着交際應酬，常在三更半夜，才醉薰薰地顛回來，倒上床就像一頭肥豬似的打鼾，刺耳的鼾聲和難聞的酒臭使她無法容忍。她厭惡他，憎恨他，新愁舊恨就像毒蛇在咬齧她底心，在萬分痛楚之餘，她常常興起不顧一

切而出走的念頭。可是當她含着眼淚看看在睡夢中微笑的一對兒女，她的心又軟下來了，孩子是她的命根，她捨不得離開他們。

這種不協調的生活又過了一年多，她有財祇是維持着形式上的夫妻關係，而這種關係完全是依靠一對兒女做橋樑，勉強把他們聯繫起來的。雖然有財也同她一樣地把這一對活潑伶俐的兒女當成心肝寶貝，但在另一方面他却過着徵歌逐舞的荒淫生活，最初是爲了應酬交際，漸漸地成爲一種習慣。正因爲發了財，生活也就更加糜爛，先是玩玩舞女，後來竟然金屋藏嬌收個歌星當第三房姨太太。

起初，繼賢完全蒙在鼓裡，及至有財公然帶着那個「妖精」在公衆場合出現，那「妖精」又儼然以黃太太的身份交際應酬，她才曉得有財完全變了！

這一打擊再也無法使她容忍下去，她像一頭受傷的獅子一般，不顧一切地和有財大吵大鬧。

第一次吵鬧，有財藉詞推諉，說是逢場作戲，偶而玩玩而已。

第二次吵鬧，有財說是無傷他們的夫妻關係和家庭幸福，因爲他固然隨時可以「收」，也隨時可以花幾個錢打發她走。

事實上他還是眷戀着那個「妖精」。

第三次吵鬧，有財竟然說，在這個奇異的地區，三妻四妾原是平常事，而且那個妖精也已經替他生了個兒子，生米既經煮成熟飯，祇好請她原諒。更可惡的是，

他竟然提出反建議，要把那個妖精帶回家來，爲她捧茶請安，喊聲姐姐，求她包涵包涵。

這可把繼賢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這幾天天吵下來不但毫無結果，有財甚且不把它當成一件事放在心上。繼賢忍無可忍，以出走爲威脅，想不到有財竟然冷冷地回答一聲說：「聽你的便吧！」也許他以爲繼賢遠在這個離開宗邦故國這麼遙遠的地方，人地生疏，無親無故，總不至於一走了之，假定繼賢真的一走了之，不也正合他的心意麼？

可是這一句話，却像一萬枝冷箭穿透了繼賢的心，這一新打擊，使她的憤怒超越了理性所能容忍的程度，情感像失却彈性的膠帶，對有財，她已經沒有任何期望，也沒有絲毫愛情，過去的恩情完全煙消雲散，不會再在她的腦海中重溫！自己做了多年姨太太的耻辱似乎也不見得是一種耻辱，她不再感到苦楚，也沒有眼淚，從她心底深處燃燒起來的祇是一股強烈的憤火，她憎恨一切！

這一股憤怒的火燄使她失却了理性，她要報復！不顧一切地對有財施以無情地反擊！

可是她能够做甚麼呢！在那一個奇異的地區，一切都不屬於她所有，一切都不能使她有所依靠，她能從什麼地方得到一點助力呢？她三番五次想到自殺，因爲她就像在狂風暴雨中的一葉孤舟，受着驚濤駭浪的衝擊，幾乎將要失却自制自救的力量！幸而這一股怒火也把生

命力燃燒起來，讓她有勇氣繼續活下去，爲了報復，她決心要更頑強不屈地活下去。

於是她收拾簡單的衣服，在一個深夜裡毅然決然離開貴家。臨行時即連睡夢中的孩子也不願意吵醒；雖然她不忍心離開孩子們，可是她不能再讓孩子們那種天真無邪地憐憫愛的模樣兒所熔化，而使她的心腸又再脆弱下來。

她搬進一家公寓，租了一間狹小的房子住下來，還照常到女校裡上課。她以最堅強的忍耐力來忍受一切苦楚與憤恨。每天默默無言地上學去，默默無言地工作，除了在課堂上講書，她有時候偶而還會以笑臉來對付孩子們，平時却像一座石膏像似的那般嚴肅與沉默。同事們知道她有心思，但祇是投以疑惑的眼光和顯出溫情的微笑而已，雖然大家對她非常關心，但誰也不會過問她的事。

這種孤苦熬煎的日子只過了兩個多月。在這兩個月中，她盡可能讓自己忘記十多年來的耻辱與不幸，她盡可能讓憤火來熔煉她那決心報復的意志，她盡可能忘記痛苦與哀傷，因爲哀傷只能使她脆弱下去而已，她盡可能忘記燕娜和明倫這一對可憐的孩子，因爲兒女私情也會使她脆弱下來，甚且會讓她向有財屈服，再回到黃家去。

兩個多月中，有財曾經到公寓和學校來看她好幾次，每次她都寧以閉門羹，有財叫有意替她送一些衣物來，她也祇是淡淡地問一問孩子們的情形而已。

然而人必竟是有血有肉有靈性有情感的啊！繼賢雖像一個苦行的女修士那般，堅苦卓絕地磨練自己的意志，壓抑自己的情感，可是母子之情却像千萬條剪不斷的柔絲，纏繞着她那破碎的心，孩子們的模樣兒也常在她底腦海中出現。她告訴自己說：「不要想念他們！」可是她做不到。

上課的時候，看到學生們那麼天真活潑，她不期然會想着燕娜和明倫現在是不是也這麼活潑；偶而發現某一位女學生有一對亮晶晶的眼睛，她會覺得燕娜的眼睛比她更明亮；聽同學們唱歌，她總覺得都比不上她的孩子們唱得好。幼稚班裡有個男孩子在校園裡的蹺蹺板上滾下來，她竟然情不自禁地狂喊一聲「明倫！你跌傷了沒有，」急忙忙地把孩子扶起來，當她看清楚那孩子之後，她才自言自語地說：「他並不像我的明倫呀！明倫也不會到這裡來，我……我怎會認錯人呢？」一定神之後，她就咬緊牙關說道：「還是不要想念她們吧！」

可是她的信心已動搖了，情感也逐漸脆弱下來，母子之情像洶湧底洪水不斷衝擊着她底心防，她勉強自己不要想念他們。

每當刮風下雨的時候，她會記掛着孩子們沒有穿好衣裳。

偶而在公寓裡燉一隻雞，竟會想起要把雞腿分給他們姐弟倆。

半夜裡突然醒來的時候，她也會迷迷糊糊走出房門

，心裡祇記掛着替孩子們蓋被，當她看清楚房門外是公寓的客廳，她才看清楚孩子們並沒有在她身邊。

公寓裡鄰居的孩子偶而有點病痛，她總是那麼熱心地替他們餵藥和照顧，鄰居們常常誇獎包小姐心腸真好！可是誰也不明白她把別人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啊！

她又想起燕娜最心愛的一隻小花貓，整天逗着小花貓在小園裡玩，晚上也得讓小花貓陪着她睡覺，於是，她又記掛着小花貓是不是還常常陪着燕娜？燕娜會不會太寂寞？想到了燕娜和小花貓，她竟然也向同事要了一隻小花貓回來，養在公寓裡陪她過着思念兒女的孤苦生活。

如此孤苦的生活必竟不能繼續下去了，她對孩子們愛得發狂，思念得太迫切，她不能再控制自己的情感，枯竭了的眼淚又再恢復豐富的源泉了。她變得很脆弱，很傷感，每當更深人靜的時候，她常會把小花貓當成燕娜揣在懷裡，讓牠緊緊地依偎着，而她自己却非常傷心地哭泣着！

她不再強迫自己不想念孩子們，也不再說不去看看他們，終於在一個傍晚，她抱着羞耻、憤恨、哀傷、慈愛的矛盾心情回到黃家來。

(一)





第一幕

人物：江連州……五十歲。
 江正忠……廿五歲。
 朱亞蘭……十八歲。

朱母……四十五歲左右。
 武兒……十九歲。
 張美珠……廿歲。
 江家佣人。
 村姑……

甲。
 乙。
 丙。

佈景：郊外，花草樹木像一副美的風景畫，台右靠後有一間茅屋，台前有條小路。

時間：上午十時許。
 幕啓：（三五個村姑自小路上，一面唱着山歌，手牽手兒走上，一路翻翻跳跳，顯出工作後愉快的心情；他們都是從田裡工作完畢回家。亞蘭也是其中之一，人長得不錯，天真活潑，脾氣有點任性，父親早年去世，只有母女倆人相依爲命，靠父親遺留下的一塊田生活，日子還算過得去。）

蘭：（亞蘭簡稱）我的家到了，你們進來坐一會吧？

甲：不了，我還要趕回去燒飯呢！
 乙：我也要回去了。
 丙：我看，還是在黃昏的時候，大家都有空，我們再來找你一塊去玩，好嗎？

蘭：好好好！你們家裡都像有情郎等待似的，去吧去吧！

甲：你的小嘴兒不要那麼尖，現在我沒空跟你計較，回頭再找你算賬。

乙：其實，亞蘭才真的有情郎等待呢，武兒對你不錯呀，什麼時候請我們喝喜酒啊？

甲：（笑）嘻嘻。
 丙：（笑）嘻嘻。
 蘭：（申辯）你胡說，（若上前追打乙，乙逃。）你……：我不來了。

丙：好了，好了，別鬧了，我們回去吧！

蘭：（喚）噯，你們別忘了要來呀，我預備點心請你們吃。

乙：有得吃準不會忘，回見！（三人同向左下）
 蘭：（回頭走向茅屋）

(武兒從左後上，他爲人有點傻氣，但却很忠厚誠實。他只一心一意深愛着亞蘭，可是亞蘭却非常討厭他。)

武：蘭妹，慢走，我跟你談談，我早就在這裡等你回來。剛才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蘭：(不高興)聽見什麼？我沒空跟你談天(想走)。

武：(走向蘭面前攔住她)噯噯，你別走，聽我說呀，今天我不是跟你開玩笑，我真的有事找你。

蘭：好吧，既然你有事找我，那麼請說吧！

武：(抓頭皮)噫：噫，這個……：這個……：……

蘭：(氣)什麼這個這個，你不說我走了。

武：(急)說說說，你先別急呀，我一定說。

蘭：(不理)哼！

武：蘭妹……：蘭妹……：……

武：(對武)我告訴你，以後別再蘭妹不蘭妹的，叫得肉麻死了。

蘭：你又叫！

武：不叫，不叫。因爲我叫慣了，所以一時改不過來。其實我是喜歡這樣叫你，這樣顯得親熱一點。

蘭：哼！你別自作多情，你越是這樣，我越討厭你，最好你離我遠遠的，別理我。我就覺得你不會那麼討人厭！

武：(爲難)這樣你索性叫我去死還好受些。叫我不理你，那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蘭：我管你活着有沒意思，我總不能叫自己活着見你不痛快呀！

武：其實你也不能一輩子不嫁人？

蘭：你管我嫁不嫁人，反正不嫁給你就是了。

武：你不嫁給我，嫁給誰呢？這村子裡，只有我跟你才是(用手比勢)「天成一對，地成一雙。」除了我，還有誰跟你相配！

蘭：(按納住怒火，故意俏皮武兒)是呀，除了你，我這輩子就別想嫁人了。要是你不娶我，還有誰要我呢？我豈不是要當尼姑了嗎？啊呀！好武兒，你就大發發慈

悲心罷！

武：(不明話意，傻氣的說)是呀，尼姑真不是人做的！整天燒香拜佛，唸那些倒頭經，住在庵裏，就等於宣佈死刑，住在牢裏一樣，有什麼希望，前途！未來的一切一切都完了……：……。

蘭：(大怒)武兒，我坦白告訴你，我情願坐牢，也不願意多看你一眼，別再不識趣，請你馬上走開！

武：(不知所措)蘭妹……：……。

蘭：滾滾滾！

武：我又沒有得罪你，你怎麼罵人？

蘭：你還沒得罪我？你跟我說話就是得罪我。

武：(若哭)你不要這麼不講理，你冤枉人。

蘭：(氣極)我冤枉你什麼？難道不是你纏着我，是我纏着你嗎？哼！(走向茅屋)

(蘭母，爲人慈祥和藹，對女兒極縱愛，對朋友鄰居也是一樣的好，大家也很尊敬她。聽到吵鬧聲音才出來，由茅屋上。)

武：(對武)我告訴你，以後別再蘭妹不蘭妹的，叫得肉麻死了。

母：（遇蘭）怎麼啦？你倆又鬧起來啦！

蘭：媽，您問他好了。（進茅屋。）

母：武兒，什麼事你又惹她生氣？

武：（不服氣）誰惹她生氣，她自己不講理。

母：慈愛的（她生成這個任性的脾氣，她不講理，你別睬她，不就完了嗎？

武：（爲難）這……這……這怎麼行，我……

母：（好笑）傻孩子，還是乖乖的回去罷。

武：（若走，又回）伯母，我想跟你談談。

母：已明白他要說的話）又是說亞蘭的事嗎？武兒你就別死心眼啦，亞蘭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的。我是不成問題，她自己不願意我又不能勉強她。她父親去世得早，我一向太縱愛她，所以給慣壞了。

武：（失望）這豈不是……
母：（安慰）回去，回去罷！你們都還年輕，過些時候也許她會對你

好感也說不定。

武：（有了一線希望）伯母，那麼我走了。（向左角下。）

母：（搖搖頭，進茅屋。）

（江正忠，是個城市裡的少爺。他這次來到鄉下，却不是遊玩或休養的；而是因爲他父親逼迫他與生意上有關係的某大商家的女兒——張美珠結婚，他並不愛這位潤小姐，所以在婚期將近的時候逃了出來。他到此地已經四五天，整天這裡跑跑那兒望望的，又無親戚朋友，感覺非常煩悶；事實上熟人的地方他也不敢去，怕被老頭子知道。今天他又無聊的跑出來散步。）

（亞蘭由屋裡一面歌唱，一面走出來。）

蘭：（唱）桃花兒紅呀，李花兒白，陌上開滿花。看花的少年，不要裝聾又作啞。你採花呀，襟上插

爲什麼見我怕？歇一歇呀，談一談呀，這裡是我的家。（唱完想由左下。）

忠：（喚）小姑娘，你唱的歌真好聽

，在城裏絕對聽不到這麼樸實美妙的歌聲！

蘭：先生，你別跟我開玩笑，我只是隨便哼哼。

忠：我沒有跟你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

蘭：（望着他笑笑，回身走開。）

忠：哦！你怎麼不說話就想走了呢？

蘭：（站住）對不起，我不會說話。

忠：那你在跟我開玩笑，你不是明明在說話嗎？

蘭：（好笑）我想問你一點事……

忠：那好極了，請問吧！

蘭：（想）嗯：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忠：我以爲你有什麼指教，原來要問我那兒來的。我是從城裡來，過一個時候就要走的。

蘭：到那兒去呢？是不是回到你來的那個地方去？

忠：不，連我自己也不曉得往那兒去，我這次離家出來，是不打算回去了。

蘭：（奇怪）爲什麼！難道連家也不要了？

忠：（忽然想起）哦，我們談了半天

，還沒請教貴姓大名，我先自我介紹，我叫江正忠。

蘭：江先生，我姓朱叫亞蘭。

忠：朱小姐。

蘭：請你不要叫我小姐，就叫亞蘭好了。

忠：那你也別叫我先生，就叫正忠好了。

蘭：（笑），剛才你還沒有回答我。

忠：什麼？你是問我……哦，那是因為家父逼我娶親，跟一位我所不喜歡的人結婚，所以在婚期將近的時候，我就逃了出來。

蘭：你父親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忠：還不是爲了生意上的關係！那位小姐的父親在商場上可說是個權威操縱者，我父親必須跟他聯絡，所以才想攀這門親事。

蘭：（同情的）呵！我也是一樣的，不喜歡的人，我就連一眼也不願多看。

忠：你也這麼想嗎？你真是我的同情者。我在家裡一個幫我說話的人都沒有。

蘭：我認爲，和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

勉強在一齊，尤其是做妻子，日子怎會過得快活？

忠：你雖然是個鄉村姑娘，但是你的思想比他們健康得多，亞蘭（走近她），那些都市小姐簡直不如你。

蘭：（不好意思的低下頭。）

忠：亞蘭，我這麼想：要是我能跟你們一塊兒工作，一塊生活，那多好呀！你們刻苦耐勞的精神，值得我衷心敬佩，我應該向你們學習學習。

蘭：江先生，你太客氣了，像我們這種粗重工作，你那兒做得來，再說，這裡的生活你也過不慣。

忠：話不是這麼說，什麼事久而久之自然會慣的，那要看有沒有堅強的意志和決心。（稍停）亞蘭，我現在決定了我應該去的地方！

蘭：什麼地方！

忠：就是此地。

蘭：（不信的）就是此地？

忠：是的，你們歡迎我留在此地嗎？

蘭：（高興）歡迎的，我們此地的人都是彼此相親相愛，待人熱誠，

鄰居們和睦相處，我相信他們也一定歡迎你留在這裡。

忠：（興奮）真的？那麼我現在馬上回去跟李大媽說，我要租他的房子住下去。

蘭：你吃過飯沒有？回頭你就到我家來吃吧，同時我把這件事告訴媽，她也會喜歡你住下的。

忠：好，那麼我現在就去，我們回頭見！（下）

蘭：（興奮的喚母親、媽！媽！您出來呀，我告訴您一個好消息。

母：（出，邊擦着手）什麼事呀？這麼高興？

（此時武兒正由左面出，在旁邊聽見了她們說的話。）

蘭：媽，就是前幾天由城裡來的，住在李大媽家那位江先生，他決定在此地住下，他還說向我們學習呢！

母：你怎麼知道？

蘭：（不好意思）剛才他在這兒跟我談話，是他自己說的。

母：你認識他？

（本文下轉第卅一頁）

「蕉風」創刊號中馬摩西先生在「沙漠的邊緣」說：

「馬來亞有三百萬華人，一直在畸形的狀態中生活，不能產生純地方性的文化，實因我們缺少發展文化的信心。論史學，我們就沒有一本專講南洋華人事蹟的書，許多先賢們在櫛風沐雨中，胼手胝足開發荒野的功蹟，就隨歲月而消逝，以致湮沒不彰。論文藝，我們純本地性的創作，真是少如鳳毛麟角。其中所差強人意的，是華僑教育的機會。許多從事教育工作的人，苦心孤詣地奉獻了他們的力量，但願將來的青年學子們能承前啓後，發揮更澈底的力量，負起發揚祖國文化，而有利於本地文化的使命，以開闢新的天地。」

馬先生以其銳利的眼光，指出有關文化的種種問題。但，馬來亞不能產生純地方性的文化，並不是因為我們缺少發展文化的信心，正如馬先生所說的，是因為我們一直在畸形的狀態下生活，文化的發展當然也要受到了重重的阻碍。所以，一方面是南洋大學在積極的籌備，已經快到了開學的階段；而一方面呢，是一些大都市的大報，仍是常有「答謝神恩，愈我疾病」的啓事。先賢們開發荒野的事蹟，雖無史書的記錄，但却記在每一個僑胞的心坎上，男婦老幼，大都耳熟能詳，這是南洋華人的偉大處。至

由「沙漠的邊緣」說起

海燕

於純本地性的文藝創作，確是少得可憐。

「由城市到鄉村，凡有人煙的地區，都有華人創辦的學校」，馬先生這話並不言過其實。我這次旅行馬來亞東西海岸，看過不少的「新村」，有一個地大只有數英畝，居民約二十來家，四周都被鐵絲網重重圍住的新村，也創起一間小學校來。南洋華人辦學的精神真偉大！我們的文化不會消滅，從此更得到了一個鐵証。

馬來亞向來有「人種博覽會」之稱，而華、巫、印當然是其中的三大主要民族。華人在馬來亞，已有悠久的歷史，人口衆多，有的生長在馬來亞，有的和異族通婚，生男育女，與馬來亞結了不解的緣份。現在馬來亞已向獨立自主的路上，跟着這即將到來的獨立自主所產生的問題，是馬來亞自己的文化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形式的文化？無疑的，獨立後的馬來亞文化，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從屬，但仍將接受西方文化的優點，而揚棄了它的壞的影響；中國文化雖然不能代表馬來亞的文化，但因其歷史的悠久，在馬來亞人口的衆多，與馬來亞關係的深切，它將是馬來亞文化的一個主流，正如馬來人的文化也是馬來亞文化的一個主流一樣。由於人種的複雜，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能強同，我們應該怎樣的去熔合各民族的文化於一爐，使成爲一種能够真正代表馬來亞人民的文化，而爲各民族所能接受的文化。這是今日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現在借「蕉風」的版位提了出來，希望各方賢達，發表寶貴的意見。

大肚國王與千里香

辛生

——又名「生命的水」，是椰子的故事——



在很久

以前，不記

得是什麼年

月了，有一

個年老的國

王。因為年

溼代久，現在我們也不記得這位國王

叫做什麼名字，只知道他有一個榮耀

的尊號叫做大肚國王。因為，他有一

個特別凸出而顯眼的拱形的大肚子，

比較一般國王的大肚子更要偉大一些

。當他走起路來，他那脹滿了肥油的

圓肚，便在他面前一尺半的地方搖幌

，好像一個熟透得渾圓沉重的大西瓜

，在被壓得怪可憐的梗上亂擺似的。

（幸好，他是不多走路的，除了走近

餐桌，爬上龍床，或攀上王座，此外

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有御輦代步。）

由此，我們便可以想見，他這個大肚

國王的尊號確是當之無愧的了。

此外，我們還可以用幾件簡單的事情，說明他的大肚的偉狀。

例如，大肚國王的傢什和房屋便

都要為適應他的肚子而加以特別設計

。他的餐桌，前面就必須挖一個半圓

形的洞，那麼他的身體才可以剛好鑽

在裏面；否則，桌面如果是平的話，

他那擠成一團的滾圓的大肚把他和桌

子隔開一尺半遠，他的肥短的手臂，

便根本抓不到桌面上的東西。他的寶

座前面總是放着一個特製的玉雕的小

架，讓他不時拿來撐着肚子，以免墜

得辛苦。他宮裏的窗也是製成向外凸

出的弧形，這樣他興緻來的時候，才

可以站得離窗近一點，看多一點外面

的景緻。如果，他突然想和漂亮的妃

子親一個香吻的話，那妃子便得先去

搬一個特備的矮几來，要沒有這矮几

墊脚，而想沾着他那肥厚的嘴唇是絕

對不可能的。

他有時也坐着御象出遊，以便促

進消化，或者出外狩獵，找些饜肚的

奇禽異獸回來。但是，要叫他獨自爬

上大象背，那真是比駱駝穿針眼還要

困難萬倍，雖然大象是伏在地上的。

如果他偶然忘其所以，想要炫耀一下

他那殘餘的英武氣概，奔向大象時，

當他的腿距離大象還有一尺半遠的光

景，他的身體便會立刻被彈回三尺；

如果萬一他因此跌倒在地上，我不相

信他會比一隻反轉來的壳子蟲更有本

事。所以，每次上象的時候，一定要

借重八個嬌如花似的宮女，（因為宮

女的手細嫩，不像侍衛們的手掌一個

個粗得同磨刀石一般。）兩個扶着他

的右臂，兩個扶着他的左臂，兩個抱

着他的右腿，兩個抱着他的左腿，把

他像滾麻包似的，滾到象背上的御座

上去。那令人忍俊不禁的模樣，使得

旁立的王宮大臣們都變成欲笑却抿嘴

的含羞少女。至於那八個美得像黑燕子一樣的宮女呢，本來是最喜歡輕笑的，笑得像天上的白鴿子似的，那當兒也不能笑，因為她們已氣喘得如水牛，沒得笑的勁了。

那當兒，除了大象還可以暗自肚子一鼓一吸的悶笑，就只有大肚國王獨自個突地亮起一連串哈哈的大笑。但不要誤會，他並不是笑他自己那種可笑的样子，事實上他的頸項太肥，轉動的角度有限，因此，除了一尺半以外的肚子尖，他根本看不到他自己身體的其他部分。他是笑着那八個喘得像風裏的胡姬花似的宮女哩！

笑完之後，他便得意地用他那雙白嫩的胖手，摸摸肚子的兩邊（當中是摸不到的）。

這個大肚子是他最誇耀的部分，他常常說：

「我這個肚子裏裝盡了全世界所沒有的奇珍美味！」

說完，又哈哈大笑，笑完又摸摸肚子邊。

不過，這樣笑完之後，他又有點傷心起來了。因為他並沒有吃盡全世界所有的奇珍，世界上所沒有的美味，他更是嘗也未嘗過。唉！不要說了，最近這一個月來，他簡直沒有吃飽過一頓，官廚端上來的千篇一律的雞腿、鹿脯、羊肝簡直令他嘔心，因此，他那肥腫得像「綠固」似的眼泡間也禁不着掛下兩滴淚來。

他想，他的心腸真是太好了，官廚這樣的虐待他的肚皮，他居然能够忍耐了足足一個月。哼！人家還說這官廚是「找遍全國都找不到的國手」啦！。笨東西，我非要砍下你的腦袋不可，看看你的腦袋裏面到底裝的是水呢？還是也有一丁點兒腦汁？

他雖然心腸很好，但是讓自已得意的大肚受委屈，總是一件罪過的事，何況這個官廚對他又毫不虔敬，一點本事也沒有呢。於是，這官廚的腦袋當然被砍了下來。

這一下宮中的大臣都慌張起來，因為國王的肚子要是不舒服起來，那是他們想安寧的眨一個眼都不行的。於是大臣們都聚在王宮的議事庭裏商議，你一嘴我一句，但再也想不出能使國王肚子滿意的廚師。因為凡是那

些有點名氣的廚師，腦袋兒早已被切開看過了，証明裏面裝的果然全是水，一點腦汁也沒有。至於那些沒有名氣的呢，自然更不用說了，腦袋裏恐怕連水都沒有，完全是個空洞啦！

「我知道有一個最有名的養食能手，她才是找遍全國都找不到的！」忽然，一個矮小黑瘦的朝臣用尖啞的聲音說：

這驚人的一聲，震動了切切吵嚷的衆臣，一時，大家一巢蜂似的把他圍着。

「她叫什麼名字？」
「住在什麼地方？」
「把她的名字講出來！」
「我怎麼不知道！」
於是那瘦黑的矮子，若無其事的將手輕輕一擺，臉上露出像出洞的老鼠看見蛋糕似的一笑——因為他也是一個喜歡看人家腦袋裏面的傢伙。他緩緩的說：

「她叫做千里香！」
「千里香！」
「千里香？」
大家都神往得烏鴉一般的靜了。

「是的，千里香，當她煮食的時候，那一陣香人欲死的香味，如果讓千里以外，吞了一個大海龜蛋，飽脹得昏昏欲睡的懶蛇聞到了，都會流出口涎來的呢！」

「啊！！」

於是，千里香找到了。

其實，這位所謂千里香者，除了

沾着一身樸質善良的土味和着點魚腥外，平常，什麼味道也不會煮得出的。她實在是一個漁夫的老婆，八個孩子的母親；現在，她手裏還抱着一個三個月大的孩子啦！上個月，黑矮子看見了她的開得像芭蕉花那麼鮮紅的，才十六歲的大女兒，便動了心，想買回去做妾；但竟然被她斷然拒絕了，反而把她的女兒嫁給了一個年青的獵夫。因此，她便如此這般的，平地穫得了「千里香」這個榮譽的尊稱，真是三生有幸！

可是，這位千里香的腦子裏倒裝的不完全是水，至少不全是淡水，還有點鹽質。她攪動了一下她的稀薄的腦汁之後，便勇敢地這為國王肚皮服務的重任承諾下來。在她動身到王

宮去的前一天晚上，她忍心地把三個月大的孩子悶死了（罪過！）。第二天清早，她烤了五條小魚乾，看着丈夫和孩子用過早餐，便摸着其他幾個孩子的頭說：

「孩子們啊！跟着爸爸好好的過日子吧。每天早上烤五條乾魚，每天中午烤五條乾魚，每天晚上烤五條乾魚。爸爸一條半，老二一條，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各半條，按照肚子分配，不要爭吵。至於你們的小弟弟啊，我看他夢裏總是嚼嘴，連吃好幾條。唉，要是睜開眼魚尾巴都分不到，何必讓他睜開眼啼哭呢？」

（按：漁夫本來每天可以打到兩担鮮魚，但都被大肚收去做魚醬了，所以每天只能吃十五條小乾魚。）

說着，她用她昨晚晚上補了一半的船帆，擦擦吹進眼角裏的砂子，便走了。孩子們不懂她說的顛三倒四的怪話，只是瞪着亮光光的眼，癢着嘴，瞧着她的背影。

千里香來到了王宮。

果然名不虛傳！

她煮菜的材料與他人並無不同，

奇怪的是，偏偏就有一種噴噴的香味，雖不能算是可以使得千里外的鮑蛇流哈拉子，也引得大肚國王那隻圓蘿葡似的食指大動了起來。

不僅如此，而且，她燒出來的菜看一律都有潔白奪目的色澤，使人看了肚子就叫飢。於是國王便好奇地問她：

「我的好廚師，你用了什麼香料，才把這菜煮得這麼鮮美啊？」

她便回說：

「好心腸而又威嚴的國王啊，你的卑賤的臣子所用的香料是生命的水呢！」

「生命的水嗎？」國王窮索肥腸也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水。

「是啊，一切小生命都是靠着這種水養大的呢！」

「噢——」

國王拖着長聲，眯着肥

眼泡，做出

恍然大悟的

樣子，一面



哈哈大笑，摸着肚子邊說：

「生命的水，生命的水呀！」

過了一會，又裝着只不過是問問

罷了的樣兒說：

「那麼，你這些菜又叫做什麼名

堂呢？」

她便指着一樣樣菜說，這叫「晴

空雲」那叫「海中鷗」那叫「浪花尖

」，諸如此類，真是玄得容易使人糊

塗的名字！

於是，大肚國王更放聲哈哈大笑

，不停的摸着他那吃得得心窩裏舒坦

下來的大肚邊了。

宮臣們也得意起來，一個個爭誇

推薦之功。他們說：

「哈，這才真是找遍全國都找不

到的國手！」

「這種菜才是全世界所沒有的奇

味啦！」

其實，這句話真是大有語病。笨

瓜！全世界所沒有的奇味國王老早已

經吃過了，那裏還有什麼「沒有的」

他陛下未曾吃過呢？要是國王這時害

胃氣痛，準得揭開他們的腦袋瓜子。

不過，國王的大肚現在既未鬧胃

酸過多，也沒鬧胃酸過少，吃得又很舒坦，也便懶於計較這些了。

可是，不久之後，宮裏普遍傳着

一個疑問。

「這種菜到底是怎樣煮出來的呢

？」

連國王也有了這樣的疑問。因為

在「千里香」答應前來的時候，曾經

提出了一個唯一的要求，便是當她做

菜的時候，不許第二人在場，也不許

人偷看。她更把她私用的廚房裏的窗

用厚厚的棕色花紗籠封着，別人只能

聞到茶香，却不知道她在裏面搬弄些

什麼巫術。

有一天，在矮黑子的聳動下，國

王率領了羣臣，屏聲掩息地包圍了「

千香里」的廚房。矮黑子爬在一個短

梯上，用鉄剪在窗上的花紗籠上剪了

一個小洞，向內看去。一會，他反過

身來，大有得色，臉上却裝出死了老

祖母似的哭喪樣，輕聲嘆道！

「大不虔敬啊！毒婦人啊！」

大臣們一個個爭先恐後地擠到窗

邊看，看完之後，一個個學樣的哭喪

地輕聲嘆道：

「大不虔敬啊！毒婦啊！」
你爭我搶，竟然把國王都忘在腦後邊了。

國王擠在後邊，拚命想把他們扒

開，但是他的厚厚的肚子擋着他，

兩隻肥手就像掉在河裏爬不起來似的

亂撲着，摸不着邊際，急得他大吼起

來。

「讓開！讓我看這臭女人的腦

袋是不是盛滿了蛇的毒汁！」

八個大臣趕忙驚惶地蹲在地下，

捧起國王的大肚，把他的頭湊到洞邊

。不看則已，一看之下，國王倒吃吃

的笑了起來。原來，他看見「千里香

」一手捧着她的鼓脹的大奶子，一手

端着一個盛了大半碗乳水的碗，驚訝

地反轉身來，面對着房外吵鬧處の方

向。

衆臣聽見國王笑，便也都鬆了哭

喪的臉，一個個吃吃的笑了起來。

國王猛地掙下地來，鼓起肥眼，

對衆臣一掃，笑聲立刻止着。只見他

的臉由白轉紅，一刻間漲得朱紅，大

肚不斷地一起一伏着，一面對着驚惶

的衆臣搖着拳頭，簡直像一隻大雨將

至前鼓氣的蛤蟆，最後，他運足丹田之氣，大吼一聲：

「大不虔敬！毒婦人！我要砍開她的腦袋！」

千里香死了。但傳說在她死後不久，在她那近海邊的墳頭上，長出一棵「全世界所沒有」的樹，正像她所責

的「全世界所沒有」的茶那樣特別。高亭的樹桿，沒有樹枝，樹頂上長着一束少女秀髮似的葉，在傍晚薄暮裏，在微曙晨曦裏，襯着天邊的彩霞，分外顯得風姿娉婷。這樹結的果，像婦人豐實的乳袋，敲開來便流出清甜的淡乳色的水汁。後來這樹的種子，

夜思

雨燕

我乘着夜車急馳，
跨過草原，穿過森林，
這時，天空黑而且深，
四野是又寂寞又寧靜，
只有車廂單調的隆響，
車頭的煙齒吐着幽暗的火星。

濃密的樹如妖魔從窗前掠過，
山谷或原野是飛翔的幽靈，
我彷彿跨在時間的翼上，
要刺破黑夜，
向一個不知道的地方奔騰。

我希望，如小孩夢過的，

黑林子裏會傳來一聲嘆息，
那一定是可怕而深沉的聲音；
或者天上殞落一顆最大的流星，
照亮黑夜幽秘的面影。

我懷想，這時正有種子，
紛紛從樹梢墜下，飄在風中，
終於無聲地跌在土裏，
生命就這般的，在謐靜裏產生。

忽然，我看到東方有一綫紅霞，
冉冉而不歇停地上升，
啊！它是為我到的地方塗上顏色，
或是預告下一站就是黎明？

散遍了全國，它長在海灘，長在山芭，長遍了山槽與田野，奔波疲憊的行人渴了飲那果的汁，可以解救炎陽的昏熱，餓了細嚼那果的白肉，噴出滿嘴膩香。人們說：這是「千里香」用她的屍體養育的果樹，賜給人們生命的水。大家都虔敬得不敢替這種樹亂起名字，直到後來人們記憶淡微，而天真的幻想也逐漸消磨了的年月，才有人給他取了個彷彿有詩意的名字「椰子」。

又據說：自從「千里香」死後，大肚國王沒有吃飽過一頓，因此肚子一天天消瘦下去，終至死去。而大肚二，大肚三，大肚四國王因為身聞了「千里香」的神味，又吃不到那種好東西，以致飲食無味，結果他們的肚子一個比一個一小了下去，到後來那些國王的子孫，雖然繼承了老祖父榮耀的花名，實在只不過空有其名，一個個都只是小肚子了。再後來，有一個聰明的子民，想到用椰子混合香料做出咖哩，才算替大肚第×找到了失去的美味，後來製咖哩的秘方也傳遍了全國，成爲萬民共享的佳肴了。

死

大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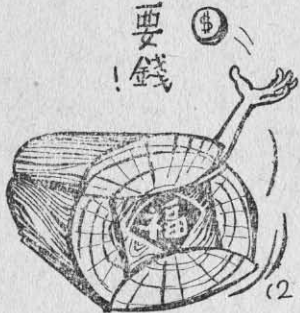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note on the right margin.

死要漂亮!



(1)

死要錢!



(2)

死出風頭!



(3)

死拼!



(4)

死不要臉!



(5)



(四)

讓時間拖回到兩個月前。那時的叔父——花蒂瑪的父親，爲了市面不景氣，椰乾跌價，同時又受了水災的影響，莊稼的收成又不好，生意着着失敗，欠了許多外債。在這種情況下，還能維持家道小康的聲譽，完全爲了當地的出入口商哈基阿里支持他。然而，這位哈基的少爺知道我叔父家裏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兒；因

我們很想勸叔父別這麼勢利眼，甘願葬送了女兒的終身幸福；可是他一向是固執成見的，認爲兒女的婚姻大事，應由他做主。我父親早就不管他家的事情了，至於我們幼輩勸他，只等於白費唇舌；因此，我們只好眼巴巴的看着他把一位天真美麗的兒女，毫不留情地送到魔掌裡去了。爲了花蒂瑪的婚事，我和母親也藉口幫忙，到她家去居住一些時候；然而，這些

此，便藉着父親的財力來作威脅，一定要叔父把女兒嫁給他。否則必須在十天內償還五萬元的借款。這問題當時在叔父方面是何等的重大呀？雖然心裡不願意，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能够在經濟上給他幫助的，唯有這家有錢人；若是他真的爲了孩子的婚事而斷絕接濟的話，自己豈不是立即就要宣佈破產？爲了挽回這莫大的危機，只好不顧一切的答應了；因此，他便想盡了方法使你和花蒂瑪斷絕關係，然後就暗地裡準備她出嫁的事。雖然

工作的進行，全是瞞着花蒂瑪的。叔父並警告家人說，關於花蒂瑪的婚事，應保守秘密，不得預先讓她知道，須等一切籌備婚嫁的工作完結。我們長怕他，大家都不敢作聲。有一晚我們都坐在地板上作飯後的憩息，叔父開口說：

「花蒂瑪，這次妳知道丹娜和伯母爲什麼到這兒來的嗎？」

花蒂瑪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感到有些兒摸不着腦袋。只回答說：「她們不是爸爸請來幫忙家務的嗎？」

她的回答是那麼天真無邪，這簡直使我們啼笑皆非。

「不錯；我會這麼說。不過，妳得明白自己的年紀不小啦？所以這次叫她們來也是爲了你的事。」叔父嚼着牙烟說。

「爸爸，我不知道你這話的意思？」她開始感到有點兒驚慌了。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妳不見這幾天她們盡在忙麼？這完全是爲妳忙呀！」

「爲我！」這時她實在有些兒胆

慄，聲音也在顫抖了。

「是的，花蒂瑪。你爸爸早已把妳許給一位有錢而人又漂亮的「阿旺」（夫婿）了；再過五天便是妳「高運」（結婚）的日子啦，所以才叫丹娜來給妳預備一些嫁粧。」我嬸母也很歡欣地說。

可是，他們却不會想到這件事情一經公然說出之後會刺傷少女一顆純潔的心。

「不！媽。我還不想這麼早就嫁；況且對方的性格我一點也不明瞭。」花蒂瑪毅然地反對。

「傻孩子，對方這麼有面子，難道還會做强盜麼？這次瞧上了妳，那是真主多隆的哩！」叔母依然是那樣得意。

「況且他還是咱們的恩人哩。」叔父捧起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悠悠地喝着。

「不，我還小；我要跟着媽。」當然，這句話不是從花蒂瑪的衷心發出來的；不過是想以這孩子的話來打動他老人家的罷了。

「不小了呵，今年已經二十囉！」

這麼一位大姑娘怎可以永遠伴着媽呢？

「我不要，我不要！」她跺着腳，音調也比前激烈多了。

「別孩子氣；姑娘大了，怎可一輩子不「高運」哩。」叔父婉言地勸她。

「不是「高運」不「高運」的問題，而是不願意「高運」給一個我不認識的男子！」她出人意料地說出這句有魄力的話來。

「怎麼？妳造反啦！爸爸給妳作的主，難道還有錯麼？」叔父瞪着眼，從籐椅上站了起來。

「我沒造反，而是人家迫我造反！」她挺起胸，好像站在黑暗里持着火炬的女神。

「好，好，迫妳，迫妳又怎麼樣？難道我養了妳這麼大就不能作主麼？」他氣得大發雷霆。

「算了，算了，何必和她生氣呢？孩子一時肝火旺，未免會多說了幾句。」——妳也是，花蒂瑪，怎麼這樣胡嚷？爸要妳「高運」，完全是爲了妳的幸福着想。妳怎麼這樣不知好歹

呢？」叔母怕他們的頂嘴會把事情鬧僵了，所以祇好用婉言相勸。

「媽，不是我不知好歹，而是這件婚事太不合理了。我怎能像舊時代的女性一樣，任由人當做羔羊般的賣給一個不愛的人？若說幸福，那末朝夕伴着一個厭惡的人，算得是幸福麼？」

想不到花蒂瑪會有這股反抗的勇氣和正確的人生觀。

「好，妳真反了。媽好言勸妳，妳反而說我不是，還說人家不會給妳幸福；難道那個開小店的異族人就會給妳幸福麼？」

「不管他會不會，我總認爲：「高運」是要由雙方達到心願。」

「妳別心呀願呀的說了，我可聽膩了；總之無論怎麼樣你總得答應！」叔父的本性畢露了，而腔調又是那樣暴戾。

「不答應！就是把我逼死了也不答應！」她沒有屈服在他的威嚴下，她仍然那樣果敢的呼出心裡要說的話；並且還氣憤地離開這緊張的圍圈，走進自己的臥房去了。

在這情況下，使我很為難：和花蒂瑪站在一邊嗎，便會得罪叔父；若討好叔父，勸花蒂瑪就範嗎？良心又過不去。所以，我就一直保持著緘默，靜靜的聽着他們為「自由」和「自私」的衝突。

現在，花蒂瑪既已走進臥室去了，我也祇好說幾句不關痛癢的話來敷衍。待他們的怒氣稍微平息時，再想法調解。

當我推開房門時，花蒂瑪還未發覺。我只見她背門坐在床上發痴，看着手裏的照片，好像在思維着什麼似的？

約莫過了三分鐘，她依然一動不動的沉思着。我實在再也捺不住性子了；便在門上敲了兩下。

「花蒂瑪，又在想心事啦？」我打趣地說。

「沒……沒想什麼。丹娜，妳進來好久啦？」她急忙的站起身來，迅速的把握着照片的手兒往身後一藏，慌張地回答。

「好囉，別撒謊啦。手里拿的是什麼呀？」我知道這件事多少和她手

里的照片有關；為要澈底明白這事的原委，所以就加緊追問她。

「沒……沒什麼……沒……」她囁囁着，腳兒慢慢地往後退。

「花蒂瑪，不用怕，有什麼事不妨對我說明，我一定會幫助妳的。」我誠懇地向她表示。

「丹娜姐，我相信妳；我在親友中，就祇信任你一個人，好，就給妳看罷。」

「哦，是一張男人的照片？」
「不是剛才妳媽說，那位開小店的青年？」我接過照片，看着像面左邊明晰的簽名。

「不錯；這像片是他離開這甘榜之前送給我的紀念物。如今見了它使我更加傷心難過！」她的嗓音是那樣的淒涼，那麼的動人心靈！

「他是否很愛妳？」

「嗯，他很愛我，如愛他的生命一樣愛我！」她是那樣的熱情，溫和；但柔和中却帶着無限底回憶。

「他既然那麼疼愛妳，幹嗎要在這個時期單獨離開這兒呢？難道他……」

「不了！他是不願離開我的。而是我擔憂他的生命會有什麼不測，所以才緊緊的催他離開此地到獅島去住些時候；但是，我們又怎會料到有這麼一着呢？」她不等我說下去，便打岔了我的話。

「花蒂瑪，那妳現在是否還愛着他？」

「若不愛他，我也不會和爸爸爭長論短了。」

「那麼，妳可以走！」我興奮地握着她的纖手。

「走？走向那兒？」她掙脫我的手，迂緩地走近窗邊；仰望着清冷的天空。

「走！我可以幫妳到獅島去！」我追隨過去，仍然那麼激動地說。

「到獅島？妳幫我？不，這是不可能的。」

「丹娜！丹娜！妳想：今晚的事爸還會罷休麼？」



「會讓我獨個兒走下這座浮脚樓麼？除非我死了抬進墳墓，才會完事哩！」

她的眼睛，射出炙人心肺的熱火，儼然一把正義的火炬，照亮了我黯暗的心房。

「唔……這……這……這……」我吱唔着，答不出所以然。先前的興奮和激動，現在却一古惱兒不知散到那兒去了。

「丹娜姐，妳別爲我難過，我自有一個美麗的歸宿。丹娜姐，妳的情和鼓舞我至死也會深深地感激妳的！」她的聲調是越來越哀傷，甚至變成了哽咽哩！

「妳別說了，我可真慚愧。我只恨不能够幫妳一點忙。」這麼淺顯的暗示，我却疏忽了，這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呵！

「別這麼說 丹娜姐，這又值得什麼慚愧呢？這都是惡勢力的逼迫呀！再說。如果妳情願幫助我，那還有許多可幫的事情哩。」她含情脈脈地說。

「是的，花蒂瑪？妳說呀！就是

赴湯蹈火我也情願去做。」我祈求她回答。

「還不到那個地步；不過，不知道妳願否作一次長途旅行？」

「長途旅行？妳的意思是否叫我到獅島去？」她的話起先可使我惘然；但，過後我也就意識到她的一片痴心。

「嗯，去找他，把這張照片送還他，在我得那美麗的歸宿之後。」她淡淡地說，有無限傷懷的情調。

「還他？這又何苦來呢？這照片是他送給妳的唯一紀念物呀！」

這突如其來的要求却使我茫然。

「這妳現在不必問，以後妳自然會明白的。總之我不能一輩子留着它。」

「花蒂瑪，妳得理智點呀！別那麼胡思亂想，況且妳還可以寫信告訴

他，叫他設法來救妳脫離這火坑！」她的話，她的舉動，漸漸使我恐懼起來，我真不知將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

「寫信？這不但不會發生效果，反而會增加他的憂慮。我也不願把這不幸的遭遇告訴他，使他爲難，增添他的折磨。況且媽不是說再過五天就是婚期麼？所以，我不要求什麼拯救，但只希望有人把這幅照片送回它主人的身邊去，也就是將我的靈魂帶回到他的身邊去一樣。丹娜姐，完成

輪 標 稿 紙

零售：每只叻銀六角
批發：另有折扣

發行者：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新加坡大馬路水仙門吊橋頭二十號
電話：八〇三五九

語 絲

胡瓊球

天才是一種不斷努力的結果，並不是自然存在着的。

× ×

要使作品的內容豐富而且能够使人感動，那就要去熟悉生活，在生活中去汲取材料，去表現他們。寫作者不熟悉生活便不會寫出好作品來。

× ×

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最豐富的源泉。

× ×

任何一個偉大的文學大師，都是一個能够把語言運用得很好，而且是語彙最豐富的人。

× ×

語言，對於一篇作品來說，雖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作品的思想主題），但它却是表達我們思想情感的唯一工具。

這願望的責任，妳願担当麼？」
花蒂瑪愈說愈哀慟，也就越令我代她担心；然，她所說的話，却句句感動我，這怎叫我忍心去毀滅她的願望呢？
「花蒂瑪，妳的話太動人了！現在我就答應妳的要求罷；可是，我應該什麼時候動身呢？」我肯定地回答她。

「什麼時候？這當然是等我得到了那美麗的歸宿之後。哪，把這照片套進藍色的信裡罷。」她說到這兒，便從抽屜裡拿出兩個美麗的信封來把像片套在里面，然後又拿出一疊同樣顏色的信封：「這些都是他寫給我的信，信里面有他的住址，妳也一齊帶去罷。」
她把這兩樣物件交給我時，是那

麼依依不捨，手兒戰慄着，眼眶裡也閃着淚光。這是多麼悽愴的一刹那呀！可是，她沒有哭，祇是愕然地望着我，宛如一個羸弱的孩子手中的食物被一個強暴者奪去時那樣的失望，消沉，悲感！
誰知，三天後的一個早晨，人家把她死去的惡消息告訴我；當時，我聽了又是何等的悽愴呀！
「我自有美麗的歸宿。」這句話不是預示她早已安排好自己的生命了嗎？
她死了，戴着一朵快要乾枯的野菊，死得那麼安謐，舒坦。
(五)
咳，時光的消逝，是那麽飛速呀！呵，四年了——她悵鬱地離開這污穢的人間又是四年啦！
如今，在我眼前的依然是澄黃艷麗的野菊，葱蔚的椰林；在我腳下的依然是如茵的青草；在我身邊飄忽的依然是錚錚的溪流和抑揚的琴聲……
……可是我往日的伴侶呢？她却在天的那方。
(完)



第八章 葡人到了馬六甲

在蘇丹遭遇到總理大臣的女兒的幾天後，他決定召見總理大臣，他準備和總理大臣打官腔：

「總理大臣呵，謠傳白種孟加利人就要到馬六甲來了，我們怎樣應付呢？」

「陛下，我們應先派使臣和他們談商，等我們獲知他們的來意後，才決定應付的策略，祇是推諉，而不加研究，不是聰明的辦法。」總理大臣說出他的理由。當時，漢亞布多拉也在座，自從蘇丹和總理大臣之間發生意見之後，蘇丹對於漢亞布多拉就愈加寵信。

漢亞布多拉從旁插言說：「你以為我們一方面受中國的保護，而同時又向葡萄牙人送秋波，是一個智慧的舉動嗎？中國方面一定會懷疑我們是兩頭蛇了。」

總理大臣聽後，也毫不示弱的反駁說：「真奇怪！東姑亞布多拉，你不是常常忠告蘇丹切斷馬六甲與中國

間的聯繫嗎？前一個星期你還曾堅決表示這般意見。」
「總理先生，我可以改變主張嗎？我曾對這一問題作過慎密的考慮了，現在我相信你對中國的意見是正確的。」

「謝謝你，東姑。你可曾在那間大賭館裡見過幾個新客嗎？聽說你昨晚曾在那賭館裡消遣哩。」總理大臣故意挑剔出他的弱點。果然，漢亞布多拉聽後，面容立刻變色，不勝惶懼。因為他決不願意使蘇丹知道他到賭館去的事。當然，漢亞布多拉在賭館內的一舉一動，總理大臣已瞭如指掌，因為他的屬下也有不少情報工作人員。漢亞布多拉對這一問題，是不願在蘇丹面前解答的，所以他否認根本未去過那間賭館。

「我實在不明瞭，總理大臣先生所說何事，我想你一定弄錯了人，我未曾去過那間賭館。我也祇在昨天才接到報告，說有一個面貌和我極相似的人在馬六甲出現，而那人又是初到馬六甲的，我相信必定就是這人到那

賭館去，而你的情報人員誤認是我。」漢亞布多拉推得一乾二淨。

「呵，我倒不知道馬六甲有一個和你面貌酷似的人，東姑，也許我的部屬搞錯了！」總理大臣先生也以猶疑的口吻答覆對方。

這時，蘇丹也就插言了：「我們必須將這酷似你的人尋出來，不然，他將來可能給你更多麻煩。總理大臣，你可否命令部屬將那人尋出？」

「我要派人將那人捕獲，陛下。這的確令東姑太難堪了。我捕獲他之後，應該如何處理呢？」

「將他囚禁在克納邦的地牢中，但是事先應讓我知道一下。」這是蘇丹的答覆。

漢亞布多拉也開始意識到他未來的處境，尤其是在那人被捕獲之後，將使真相大白。

「好極了，陛下，我將立刻命人開始大搜全城，務使那人就擒。」總理大臣好似下了決心。

「但是，我不打算接見那些討厭的葡萄牙人，馬六甲的蘇丹是不畏懼這些白面魔鬼的，我們大可置之不理。漢亞布多拉的意見是對的，當我們和中國交好時，我們不能再向其他國家獻殷勤。」這時，漢亞布多拉目視着總理大臣，並且面上現出勝利的微笑。總理大臣態度很鎮定，他之對付漢亞布多拉，如同一個有年紀的智識長者，對付一個無知少輩一樣。總理大臣閱世已深，飽嘗人世間辛酸苦辣，故能臨危不亂，臨惡不屈，爲人也多機警。他還在計劃如何阻止蘇丹對於葡人問題作倉促

的決定。他對於葡人的實力，早有所聞，葡人已佔領了印度的果阿和加利克，隱固了統治權。此外，葡人又使錫蘭屈於保護國地位。葡人是航海家、探險家，而且是東方的第一個白人統治者。

「陛下，」總理大臣以堅定的口吻說：「據說葡國使節團首領是敦史奎拉，是葡王最信任的海軍上將。印度比較中國更接近我們的海岸，等到中國派遣艦隊來保護我們時，恐怕葡軍已經在我們海岸上建立了鞏固基地。他們說：中國人是陸上的善戰者，但是葡人乃是海上的勇將。」

「總理大臣，請問我們本身的海軍實力如何？你須知，我們馬來人也是海上無懼的戰鬥者呵！」蘇丹對於他的海軍好似具有自信心。

「是的，陛下，但是葡人的海軍，比較我們更富經驗。他們和回教國家不斷的作戰，大約已有一世紀歷史了。他們的海軍力量幾達於全世界，據我所知，他們而且在非洲作過戰。我們的海軍既不強大，而又缺乏戰鬥經驗。據說葡國在印度的海軍艦隻數量極多，可載七百至八百名水兵，此外，且可裝載大量的軍用品和食量。」這是總理大臣的極充實理由。

「總理大臣，你似乎有點神志不清。你對於葡國海軍實力估計太高了。關於葡人海軍力量如何如何雄厚的傳說，乃是一種宣傳，其目的在威脅我們，使我們因畏懼而喪失了智慧的判斷。我想，葡人在馬六甲通過了他們印度的代理人，花了一大筆金錢，在宣傳他們的強大

勢力，威脅我們。我對於這種宣傳活動將親自着手澈底調查一下。」蘇丹對於總理大臣的忠告之言，似乎也很懷疑。

正在這時候，阿梅忽然姍姍而來，她這幾天似乎更加嫵媚動人起來。她直接走到蘇丹面前，將她那柔和美好的手臂插在蘇丹脅下，並且將蘇丹拉出大廳而去。

這時，漢亞布多注視着總理大臣似乎更加洋洋得意起來。但總理大臣的態度却愈顯得鎮定，他的情緒始終不受任何人所激動。他發現蘇丹現已更加昏憤，距離理性更遠，所以他也不願在這時多言犯上。

他立刻離開蘇丹宮，內心非常憤懣，但是，表面上仍不得不力持鎮定。當他經過東阿立的衛隊室前時，東阿立立刻趕出向他致敬禮，並且對總理大臣說：

「大臣，可以允許我同你講幾句話嗎？」他的聲音很輕微，好似怕給人聽。

「可以，東阿立，今晚六時到我家去見我吧。」

「謝謝你，大臣。」東阿立答覆後。總理大臣立即離去。

第九章 阿梅怒了

蘇丹馬摩沙和阿梅一同走到他寢宮去。這是個很涼爽的夜晚，他們就在面對大海的露台上坐下。

聞歌 杜子

在這死寂的深夜，
哪兒飄來一陣哀歌？
聲聲淒切而顫抖，
似幽靈在冷月下起舞婆娑。

啊！那歌聲似斷似續，
是在追懷凋零的青春？
是為喪失「伊甸」而痛哭？
或是為了彩虹消逝，流星殞落？

啊！那歌聲如怨如訴，
似秋雨點點，落在芭蕉，
似朔風掃過大漠，
搖落了滿天星斗。

啊！又是一夜無眠，
心魂不知在哪兒失落？
我含淚諦聽那幽怨的歌，
誰知那歌聲竟發自我心窩！

「陛下海上那些龐大船隻是從那裡來的？」阿梅指着海港方向這般的詢問。

「那些是葡萄牙人的船隻。」蘇丹答覆她。
「葡萄牙人的？從那裡開來的？來幹什麼？」阿梅裝着不知道。

「由西方開來的，西南季節風將這些船吹送了來。」
「呵！」她好似很驚訝的說：「為什麼呢？陛下，她還是以那種小女孩兒家的口吻追問着。」

「那些都是商船，所來的葡人都是商人，他們要來購買香料、錫。以及其他各種土產品。他們也運來大宗貨物，將售賣給我們和中國。」蘇丹終於詳細的解答給

她聽。

「呵！」她又驚怪起來：「爲什麼你要向他們買賣貨物呢？中國可以收買你所要出售的一切貨品。我的國家裡有很多飢餓的百姓。你的百姓需要中國產的生絲，中國可以較其他國家以更低廉的價錢賣貨給你們。陛下，天朝皇帝是很喜歡你的，他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皇帝。」她似乎在向蘇丹呼籲，同時，她那一付媚態，就使蘇丹喫不消。再加上她所着的淺綠色衣服和盤在頭額上的髮結，襯托着她更美艷動人。此時此際，馬摩沙可以接受她的一切要求。

「你不要疑心我對中國有何歧見，我是絕對愛護你們的國家的，馬六甲可以不和這些白種人交易，但是不能和中國斷絕關係。我將拒絕接見葡國的使臣。我已經頒下諭令，不讓葡人入宮。」

阿梅聞後更靠近蘇丹身邊，好似小孩子模樣注視着蘇丹的面部。她相信蘇丹所說的不是謊言。

「你對我國家好，也就是愛我，我是你的肉體與靈魂。」阿梅表示對蘇丹忠誠且愛。

這時天色已經很灰暗，水平線上已沒一絲陽光，這時椰油點燃的燈已在街頭巷尾放射光明，點綴着全條街夜色。白天引誘岸上人們注意的海港中船隻，現在已模糊不清，祇看到船頭前及桅桿上裝着的一盞小燈。

海上的微風吹到岸上，微風中夾着斷續的手提琴聲，那是葡人船上的水手在奏琴消遣。

馬摩沙聽到手提琴的悠揚樂聲，而坐在他身旁的又

是個絕色美人兒，他已陷於陶醉中。

他和一般馬來人一樣，他的耳朵是最易受樂聲所誘惑的，阿梅則不然，她對於樂聲置若罔聞，因為她是屬於一個更現實的民族的。她們的同胞們仍然爲生存在苦難中，她的同胞們已經過幾世紀嚴酷的教訓，在旱荒與水災中不斷掙扎，飽嘗人生的辛酸滋味，就以他本身的家庭說，就不知幾經磨折。她的外表雖爲美艷服裝所點綴，可是她內心蘊藏着無限苦痛，不是悠揚樂聲所能轉移的。馬摩沙爲樂聲所激動，撫摩着阿梅的身體，不忍釋手，可是他那裡知道她內心的苦痛，正在咬噬着她的心靈呢？所以他愈向她表示親暱，就愈加深她的苦痛。同時，她又發現那樂聲是發自與她祖國的貿易爲敵的船上，她憎恨那些敵人，一時情不自禁，竟拒絕蘇丹的擁抱，雖然，蘇丹在幾分鐘前曾允諾給予她一個月亮。

馬摩沙實在揣摩不到她忽然改變態度的用意，最後，他仍然誤認了她的用意是在撒嬌，無非希望他給予她更熱烈的愛。他於是更進一步討她的歡心。可是她仍然固執着不理，這幾乎使馬摩沙不知所措起來。他終於也轉喜爲怒，幾乎大發作起來。阿梅是個多麼機靈的人呀，她一見風勢轉變，連忙和緩下來，因爲她知道，她的使命是爲了國家大事，那裡可以有一絲錯誤呢！所以她決心屈就蘇丹的任何要求，務使他心滿意足。

這一晚非常寂靜，半夜時街燈都已熄滅，愈顯得這個城市在安定中存在着。蘇丹和阿梅也在這平寧的氣氛中盡情享受良宵中的美滿生活。

點士

水天



是農曆的十二月裏。

柔佛西北的一個小農村，村民正在爲「過年」而忙碌着。這個小農村是在一個大園坵（樹坵園）內，約莫有百外家人戶，村民們都以「割樹坵」爲生。他們都是勤樸耐勞的，因此，差不多家家戶戶都養有豬，飼有雞鴨，也有不少人家有着一塊種有蔬菜的「菜園」。

誠然，他們的生活是不太好，但是，他們都吃得起苦，在克勤克儉之下，生活問題倒還馬虎可以敷衍。

這天，是離開「過年」僅僅二十幾天而已了。

這幾天來，老天日日發愁，一清早就下起雨來，雨越下越大，使許多村民都不能去「割樹坵」，而且，農民們預備在新年時應市的蔬菜，有的也被水淹沒了。

一陣大雨剛過的黃昏，空氣中充滿着寒意，樹葉也都在垂淚，的的答答的訴說着被大雨摧殘的情形，路上、園裏，較低的地方都集了水，成了個小窪，「巴列」

（溝）裏的水滿滿的，流也流得慢極了！

村里的男人們，有的趕到菜園子里去看看他們的蔬菜如何了，有的甚至帶了小桶去舀園中的水，企圖救起被水浸住的蔬菜；婦女們也挑了一担担的豬菜，到豬欄里，囉囉囉地叫那些豬用餐；路上有幾個小童，還有一兩個老婦人，在利利利的喚叫，他們在找尋那些戲水忘返的鴨羣，叫牠們回到小屋裏睡覺去。

忙了一陣，天色已暗了，人們也想起了晚餐了。

吃過晚飯，有三五個農人聚集在那個快娶媳婦的老農夫阿祥伯那兒去，圍坐在「五加基」上閒話着見聞。

「祥伯，阿福哥幾時要「交姻」呢？」一個青年哥問道。

「噯，」老祥伯開口了，「噯，初九，就是初九要迎娶了。」

「哇！好啊！到時我們來吃「新人酒」哩！」那個叫猴子的小童，高興地說道。

「啊！祥姆真好命，就要做人阿婆了，明年準可抱孫子哩！」阿豬婆也用羨慕的語氣向祥姆相賀。

「噫……」祥姆拙於詞令，不知如何說好，只有笑嘻嘻的。

「那裡，那裡，」祥伯忙着代他的老妻說道：「其實是有錢人，早就生幾個孫子了！」

的確，老祥伯這句話倒是真話！老祥伯今年將屆耳順之年，兒子就只有福仔一個，福仔也三十有一了，要不是因爲家窮，的確已子孫滿堂了！不過，還好，阿祥

父母子三人刻苦地做，總算積下了點錢，福仔也便在三個月前和村里一個村姑花姐訂了婚。過幾天，就是初九，也就是福仔做新郎的一天了！

祥伯這一說，可把大家說得嘻嘻哈哈起來。

接着，沉默了一會。

「唉，本來嗎，我們無鑼人，就靠行情、行情好，樹柅有價就好了，近來，樹柅一斤塊外錢，行情倒好，但是，老天却日日落雨，叫我們無能賺食。」一個四左右的農夫阿豬叔嘆道。

「是啊，日日落雨，賺無食；就是菜也要給水淹死了！——新年又要到了！」祥伯也有感的說。

「哼！還不知要怎樣苦呢！」一個青年插嘴：「天下雨，『巴列』都淹滿了，要是水還不退，說不定：……」

這句話，像一枝銳利的箭，刺痛了每個人的心，每個人都望見一個陰影。原來高興的氣氛已消失了。接着，他們再談論着「水」的問題，那青年又說道：

「聽說下面芭，已給水淹了：……」

「剛才我聽學校里的張先生說，什麼水：……水：……水災，水災就要來了！」阿猴也不安靜的叫道。

夜，越來越深了，整個大地又暗又靜，只有山上的水溝，荷荷地響着。水嘶聲音很怕人，好像不幸的事情就將發生了：……。

這一晚半夜裏，天水就來了。天水，從山上沖了下來，河溝都滿滿是水，又流不

盡，因此淹上了岸，淹沒了小農村。

子夜再也不能寂靜了，水聲、人們的叫喊聲、哀哭聲，吵成一片，在天空中飄蕩着：……。

農民們的家被天水佔據了，菜園裏的長大了可以應市的菜被沖走了，雞鴨寮、豬欄也被水沖毀了！雞兒們都被水浸死，鴨也被水浸得受不了，豬也四處亂奔，有的跌到深河裡淹死了。所幸人們還算跑得快，全都被救了出來！

一間小學校，暫充災民收留所，災民暫時留在那兒裡面，受災害的人，悲傷得默默地望着還沒有停的細雨，婦女們有的悲傷得在哀哭！

祥伯夫婦，哭得最傷心——因為，他們一家父母子三人辛苦了幾年的血汗，已經被天水吞沒了，怎樣叫他夫婦倆不悲傷呢？尤其是老祥姆，更哭得死去活來！

「爸爸，媽媽，別哭！」福仔勸他的父母親。

「可是……可是我們的家……菜園……豬……還有你的婚事……啊！」老祥伯越想越傷心。

「爸爸，沒辦法的，這是命運，哭也沒用的！你看：雨不是要停了嗎？雨停了我們又可以回去，再好好工作好了。」福仔再三勸說，祥伯停了哭泣，站了起來，走近窗邊往外一望，的確，雨已停了，水也開始退了。農民的心是堅韌的，農民的淚是很快乾的。雖然，天水帶走了他們的財物，但是，天晴後，他們又有新計劃的！經過了這一場水的洗禮之後，他們會更辛勤更努力的！

淡 寫 新 山

馬 摩 西

十三 動物園

新山海濱接近王宮花園和教堂的一條斜長的盆地，被蘇丹的長子東姑馬科達，建成動物園，園內依山建了一個適於水族類居住的池塘，另有幾個小屋，圍着較粗的鐵欄，養着各種大大小小的野獸。這些被屈伏的野獸，也逐漸繁殖起來，如其中一對獅子，現在便生了三隻小獅子，兩對猛虎也生了幾隻小虎，其他如金錢豹、黑豹、人猿、猴子、鱷魚、蛇蝎、刺蝟、大象、山豬、狗熊、馬鹿、羚羊、駝鳥、孔雀……等等。每日獸類的消耗也很龐大，故須靠門票的收入來貼補，入門票成年人納費五角，幼童減半，逢年過節與星期日，動物園的遊客

，非常擁擠，門票收入相當可觀。馬來亞原為森林地區，野獸飛鳥充滿深山，照理應有一間規模宏大的動物園；但繁華如新嘉坡，却沒有建築動物園，頗為遺憾。動物是活的標本，對於兒童的知識，大有關係。新山有了小型的動物園，真是難能可貴，只是地址太狹，不能大量擴充，否則根據現有的基礎，再增加海陸空的飛禽走獸及水族類，當能建成一完整的動物園。

人類天生來就有懼怕猛獸的心理。幻想中，若一個人在深山中碰見了一隻老虎，他的恐怖當達到何種程度，他的手足當會酸軟得不能動彈。有些心理學家解釋說，並非野獸喜吃人類，只是遠古時期，人與獸爭奪原野，在遺傳上就互相懷有戒心。其實現代野獸漸漸被淘汰，我們若不是獵戶，就很少有射殺野獸的毒心；同時野獸也很少吃人的，只是人碰到野獸時，因驚懼而引起牠們的獸性大發，現出弱肉強食的野蠻行動。我想這種心理的分析，多少有點理由。我們參觀動物園時，心理上都認為鐵欄中的猛

獸是不會傷人的，所以心情也是快樂的，凡是逛過動物園的人都有這種經驗。

十四 政府大廈

新山既是柔佛州的首府，公務自較繁忙。柔佛蘇丹擬發揮合署辦公的優點，特積資二百五十萬元於一九三九年建造政府大廈。該廈座落近市中心的升旗山上，綜合西洋與阿拉伯的藝術而建成，地基穩固，外殼用碎石洋灰製成的石塊堆砌，內則用鋼骨水泥。大樓共分六層，樓上另有一方型的塔，高五層，共十一層，姿態極為壯麗。門口有數十級石階，進門處有一大廳，可容納千人聚會，中有一石凳，用大理石鑲邊，以備群眾大會時，蘇丹與后並坐。再進去為州議會的議事廳，椅凳全用紅色，有現代的播音器及冷氣設備，在這一層內有蘇丹攝政王和州長，以及政務常務兩次長與秘書長的辦公廳。其他各層，包括財政、內政、教育、交通、工事、土地森林、鑛場、宗教與公衆聯絡部及其他各種委員會，如選舉、農村發展

、民國、配屋、信托、電訊；等等。公務人員約數百人，馬來人佔多數，英印人次之，華人最少。這現代化的辦公大樓剛建完不久，就被南侵的日軍據為總司令部，戰後又再歸還。樓內有三架直昇電梯，兩架到第五層為止，有一架能直昇到第十層，最高一層是眺望樓，登高遠眺，星柔兩岸的景物，盡映入眼簾。遠近的人向它瞻仰，也有雄偉的觀感。

新山算是柔佛州的政治中心，每天要分發大批的信件和公文，同時各縣的人事也常有調動，政府為欲提拔新人，常派他們到各縣任要職，把舊有的再調回來，加一番訓練，使他們對州政府實情，不致隔膜；這是一種進步的表象，新人可以發展，舊人也會變新。

過去華人認為政府機關是衙門，總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近幾年來這種風氣也大為改變，有事接洽者，以申請方式達到所需的目的，無事者，也可以進去訪訪朋友，登樓看看風景。華民政務司及護照局既可看到華人的影子，又可見許多華人出入於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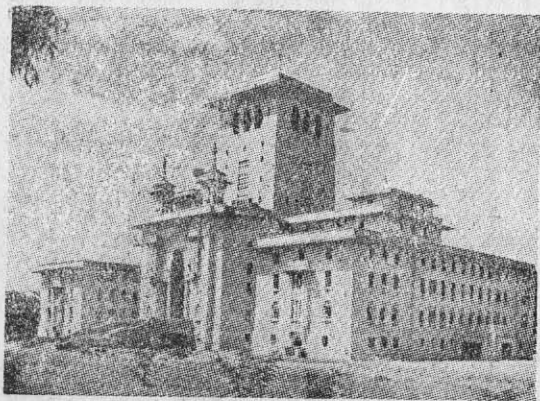
局，接洽生意，或包工承建新屋，或修理政府人員的住屋，一反舊時老百姓怕和官做生意的心理。有的人更認為包政府的工做，保證可以兌現，不致賒欠。我相信每年政府的建築經費，大部份必落入華商的手中。此外有的人申請配給耕地，申請貸金，或種樹膠，請領津貼，或斫伐木材，他們都有取益的辦法。今日到處可聽到馬來亞化的口號，其實新山以至整個柔佛州的華人，早在百年前就已開始實行，他們認為權利與義務，同等重要，是故多數的華人能操馬來語，他們與異族，相互合作，使馬來亞的繁榮有顯著的成效。

十五 文化與教育

提到這個有關當地知識水準的問題，得分開華人與馬來人兩方面來說。在我看來新山馬來人受高深教育的，實比華人多。原因是他們早已享受政府的津貼。在多少年來，新山政府派送到外國去留學的，很少有華人參加，近年來似有所轉變，在放送大學獎學金的條例中，就沒有種族的限制

，只要有參加考試的資格，就有被錄取的機會。在整個馬來亞的馬來知識份子來說，新山的人才佔相當數量的。從前聯邦的巫統總部不設於吉隆坡而設於新山，是有種種內在的因素的。固然新山接近星洲，易於接受外來的新思潮，但人才是不可忽視的一

新山政府大廈



個因素。最初創立這種團結政治思想的組織時，新山及柔佛州的馬來人，都大為響應，那時除幾個大城外，聯邦各地却抱着觀望態度。東姑鴨都拉曼是吉礁人，到新山來活動，就因為新山有多量的擁護者。

新山的馬來人，不分男女性別都有受教育的機會，許多馬來人也受英文教育。政府部門中，羅致了許多專家，分門別類，他們的學歷，既有根柢，在施政及事務的經驗上，更有獨到之處。政府服務人員，到五十五歲退休後，他們仍有餘力從事文化及政治的活動。在宗教方面，馬來人因信仰回教，他們受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很深，歷年來政府不知派送多少對教義有研究的青年，到中東國家，尤其是埃及等地去留學。許多學成歸國的人，服務良好，身居要職，他們精通可蘭經註釋、穆罕默德遺訓、回教哲學、倫理學、教義、教法及文學等，曾把許多阿拉伯名著，譯為馬來文，同時發行各種雜誌，他們的言論思想，早已膾炙人口。

戰前王室人員，在發展文化方面

，曾組織馬來文化協會，尤重視馬來文的研究。至今該組織已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出版過許多叢書，編印過馬來文字典。該會負責人員，多為精通英巫語的學者。新山人所操的馬來語，實較其他各州成熟，尤其重視文法及修詞。一般人常常提及印尼人的馬來語，比較合於文法，音韻較鏗鏘，字句較文雅。其實印尼的馬來語是馬六甲傳去的，當時馬六甲屬於柔佛的京都，自敗於葡萄牙人後，大批的馬來人隨滿拉加王朝的覆沒而流亡到印尼，繼因在印尼人地相宜，促成教育發達，而使語言的水準也提高了。新山的馬來教師，組有教師聯合會，會員包括整個柔佛州的教師，他們除維護教師待遇的提高外，也重視發展文化的工作。同時馬來婦女，也組有文化協會，她們以爭取女權為職志。馬來人經常有聚會，領導人多以演講方式灌輸各種知識，意志易於集中。就以純政治為出發點的巫統來說，歷年來也起了發展文化的副作用，在思想方面，他們高唱「猛得革」的口號，以激發羣衆的國家觀念，在增進民

族團結的力量方面，有華巫聯盟的組織，以標榜純馬來亞化為達成獨立及繁榮的階梯。

至於提到新山的華人文化，我想不如先提當地華人創設的寬柔中小學校。該校創辦於四十多年前，到了一九五一年才創設初中，一九五四年才增辦高中。近幾年內比較發展，小學生人數約三千四百人，中學校約六百人，已破四千大關。在這小小的山城有這樣龐大的數目，亦算差強人意了。該校創辦人是黃義初先生，直到現時，他仍以教育人才為旨趣，此外拿督黃樹芬也擔任過多年的董事長，出錢出力，頗著勳勞。王秀岩先生在該校做小學校長數十年，當然也出過力，直到一九五一年董事部改組，中小學校長須分開，故從新招聘得老教育家黃則吾前來擔任校長職。黃則吾為留美學生，歷任聯邦及南菲中小學校校長。性喜交遊，自接任寬柔校長後，勵精圖治，擬把中學辦好。本年由外地聘來一批學有專長的師資，如沈志中先生已被邀擔任輔導工作，一向熱心教育的李開通氏已擔任

董事長，必對該校的建築新校舍及禮堂工程，有莫大幫助。我們希望李董事長能疏通李光前先生，由李氏教育基金項下，撥一筆款子捐建一所大禮堂，則造福新山青年不淺，現該校學生須在陽光下聽訓，實在很辛苦。

此外，寬柔得幾位董事的熱心，始有今日的成就，如黃慶雲、潘霖端、林熙軒、葉泉、李清來、李金權、張愈昌等都在建設新校舍方面，出過很多氣力。

該校應提倡學生的課外活動，須由同學們及校友，共同組織合唱團，及戲劇美術的研究會，聘請專家指導；我們在新山住了幾年還不會看過學生在這方面的表現。我想，在幾千人中定能發掘不少藝術天才，在學校訓練好，必影響於社會，所謂文化就是這樣產生的。

新山寬柔的校址，在新甘光的山坡上，與星洲軍港 隔海相望。將來若建設起來，必使人叫絕。至於一般華人的生活，我沒有什麼較深的印象，說起來也摸不着頭腦。總括一句可說是舊文化的連續，譬如社團中多有

地方性的古樂，而不提倡現代音樂；有潮州戲上演，就缺乏國語話劇；有迎神賽會的熱鬧，就看不見一種爭取大眾福利與公民權的活動；有祭祖迎親的喜筵，就沒有一種促進學術文化發展的集會，或演講會。許多人願意在婚喪的儀式上，揮金如土，大事鋪張；就不肯節省一點錢來辦學。

現時許多受過教育的新青年，也感到新山的新文化，實在有提倡的必要，這種覺醒，一天天地在這落後地

區生根，否則再過十年，依然是這個老樣子。

——本文上接第九頁——

蘭：（難為情）也是剛認識。

母：你們剛認識就無話不談啦？他爲什麼要在這裡住，城裏不好嗎？

蘭：這個……我到裡面慢慢的告訴您，我還請他到我們這兒來吃飯，媽，請您預備預備。

母：你這個孩子幹嗎不早說，飯都煮好了，還要我再……

蘭：（打斷）媽，就請您再辛苦一次，我幫您的忙。

母：（邊說邊走進茅屋）好了，你呀，越幫越忙。

新山雖有這樣多的華人，照理應有一種啓發思想，開通民智的日報或週刊，使本地性的情況不致使外人隔膜，在社教方面，應由各社團辦理成人識字班，以減輕文盲的數量。

總之新山是有發展文化的優點的，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條件具備下，人爲的因素要，佔最主要的成份了。

武：（一直在旁聽她們說話。）亞蘭！

蘭：（回頭見武，不理。）

武：亞蘭你別走，我只想告訴你一句話。我倆從小一塊長大，你的性格我很知道，我常惹你生氣，我現在向你道歉。不過我希望你，爲了將來幸福打算，別太任性，城裡的人是不大可靠的。（說完轉身即下。）

蘭：（望着武背影，回想他所說的話，有無限感觸，低聲重復。）城裏的人是不大可靠的！（幕徐徐落下。）

——幕——

一片長而低的鮮綠色，稻尚未熟；一大叢椰林聳立在正中；椰林蔭下安居着亞答蓋頂的馬來屋。——這是個馬來甘榜，這兒住着快樂的村民。

甘榜中的日常生活開始於幽靜的早晨。肩上垂着紗籠，到溝中冰冷的水裏洗早澡。煙霧緩緩地從亞答屋頂旋捲到濛濛的，潮濕的空氣中；勤勞的主婦們正在釀造黑色的咖啡和預備飯或珍珠粉糕。儉約的早餐很快地吃過了，農夫們帶他們的水牛去吃草，一面看護他們的農作物；那些有三「依吉」地區的樹膠園主去割他們自己的樹膠；小孩們到路旁服役甘榜的小學校去；婦女們掃地，洗衣。一天的生活已經開始了。

太陽從椰林頂露出燦爛的臉，而漸增

熱力。當地上的影子變短了，男人們歸來吃午餐和睡午覺，因為收穫期還很遠呢，田中沒有工作可做。傍晚到時，甘榜又熱鬧起來。男人們縫補着魚網，一面歡樂地暢談，一面享受草煙；婦女們舂碎那些收在穀物倉中的穀，年小的刨着椰子，準備煮晚餐的咖哩，有些人到外收集羊齒葉或換椰葉做晚餐中的 Uiam 和 Sambal。

甘榜中的生意大多集中於甘榜中一間中國人開的小店裏。在這兒居民買他們的瑣碎用品、鹽、糖、羅望子、爪哇煙葉。當膠價，米價高漲的時候，這間店又是村

馬來甘榜

山芭仔譯

會，男人們聚集於此高談闊論，抽奢侈的英國煙，喝濃厚的苦咖啡。平時這間店亦充當銀行，居民向店裏借款，待收穫後才清還。

星期五在甘榜居民的生活中是個重大的日子，人們很少做工，虔誠的男人們都到回教堂做祈禱。這回教堂是甘榜中最雄的建築，是由居民捐建的。婦女們並不上教堂，她們在甘榜中的定期集會裏得到稍微的休息，假如是榴槿、山竹、芒果等果品盛產的時節，她們便在家門口擺起小攤售賣。在這兒，挑着担子的貨郎出售各色

樣的貨物，婦女們如果手上有錢，便為自己買一兩件飾物，或買一條非常需要的短袴給在校的孩子穿。有節日時生活突變得輕鬆愉快，人們

穿了各樣顏色的衣服。巴士車特別擠擁，因在這樣的日子裏，全家人都去市上看馬來戲或在一家回教徒的餐室中嘗試肴饌的味道，這些節日，可惜很少。

「公衆的敘述」車報導本地的改革；流動的藥房正同 Bomoh——（甘榜醫生）的衰弱的勢力競爭，以使甘榜的村民保持健康。

農民的飲食簡單，生活自在，只是缺少金錢。但這却不能阻止他們享受幸福的生活。

中國學生叢書 星馬學生徵文選

零售每冊叻幣五角

要目

- | | |
|-----------------------|-----|
| 我的志願..... | 陳金霖 |
| 我要成爲一個科學家..... | 鄧國琦 |
| 我要掃蕩黃色文化..... | 黃海生 |
| ✓ 我要做一個正直無私的新聞記者..... | 黃枝連 |
| 一 我要寫盡人世的不平..... | 宋蘭友 |
| 我要爲民喉舌..... | 葉鐘鈴 |
| 集 我的學校生活..... | 陳燕萍 |
| 學校是我生活的樂園..... | 陳錦福 |
| 捨不得離開學校..... | 黃錦西 |
| 每一秒鐘都在奮鬥..... | 黃懷雲 |
| 秃筆尖下的悲感..... | 李昭熊 |
| 任何勞苦我都承受..... | 周金婷 |

批發代理八折優待

總經理：中國學生報星馬辦事處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0 Tel: 23733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爲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名及原作者姓名。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聯繫。筆名聽便。

(五) 來稿如須退還，請附足郵資。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十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爲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一七五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O. Box 2034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册二角

茂源黄 (影攝) 秀獨枝一